

季辛吉訪匪與美匪關係

丁 匡 華

壹、季辛吉八訪北平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至廿三日、美國務卿季辛吉偕同其夫人南希、國務院顧問桑尼斐特（蘇俄問題專家）、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哈比（亞洲問題專家）、國務院國策計劃主任勞德（季卿心腹、美對匪政策重要人物）、國務院新聞處主任兼發言人范塞、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來天惠、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索羅門、國務院掌管共匪和偽蒙事務科科長阿姆斯特壯等一行前往北平作其第八度訪匪。季卿一行於十九日下午抵達北平，匪方前往機場迎接的有：僑外長喬冠華、匪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僑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僑新華社社長朱穆之、僑民航總局副局長沈圖等。美駐匪「聯絡處」主任布希也在機場迎接。當晚七時、季辛吉會見偽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七時半、僑外長喬冠華舉行宴會歡迎季卿一行。

二十日上午、鄧小平及喬冠華與季辛吉舉行第一次會談，約一小時四十分鐘。下午、雙方繼續進行第二次會談，約二小時，參與會談的、美方有布希、桑尼斐特、哈比、勞德、來天惠、索

羅門。匪方有黃鎮、王海容、林平、唐聞生。季辛吉的發言人說：他們的會談「誠懇而坦率」，描述為「對於國際局勢的一次檢討」。

二十一日上午、鄧小平及喬冠華與季辛吉舉行第三次會談。晚上、美方舉行酒會，招待在北平的外國使節、蘇俄駐北平大使及使館人員亦被邀請。但由於匪方臨時通知毛匪澤東接見季辛吉，以致季卿無法親自主持酒會。據匪「新華社」報導說：「毛「主席」（毛匪）同全體美國客人一一握手後，同季辛吉博士、布希主任、勞德司長在友好氣氛中就廣泛的問題進行了談話。毛「主席」（毛匪）請季辛吉博士向福特總統轉達他的問候」。會員時在座的匪方人員有鄧小平、喬冠華、黃鎮、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據外電說：「此次毛、季意外會晤共歷時一小時又四十分鐘。」

二十二日下午、鄧小平、喬冠華與季辛吉繼續舉行第四次會談。當晚、季辛吉夫婦舉行答謝宴會。匪方首要鄧小平、喬冠華、黃鎮、王海容、以及朱穆之、沈圖、王治秋、林平、秦加林、朱傳賢、唐聞生、章含之、周秋野、朱霖、錢大鏞、李富榮等應邀出席。在宴會中、季辛吉和喬冠華均講了話，據外電說，這次宴會是在冷淡氣

氛中結束，喬匪的致詞是歷來最短的一次，且使用了一些自從美匪進行接觸以來最冷淡的言辭，甚至沒有提到福特總統不久後來此地的訪問。

二十三日上午、季辛吉等一行結束訪問，乘專機離平，到機場送行的有喬冠華、黃鎮、王海容、朱穆之、沈圖等匪一百餘人。

貳、美匪對「和解」與「霸權主義」的爭執

這次季辛吉訪匪，美匪討論的議題，依據公開資料，其最主要的，一是對「和解」與「霸權主義」的爭執；一是對所謂美匪關係發展的討論。但在雙方四次的會談中，收穫甚微，而且由於雙方未有「公報」發表，顯見美匪之間歧見，根本無法協調。

先就美匪對「和解」與「霸權主義」爭執而言，從季辛吉抵北平當晚參加喬匪冠華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時起，無論在宴會上、或與鄧小平、喬冠華舉行的會談之間，美匪雙方對「和解」問題和「霸權主義」，總是針鋒相對，甚至季辛吉與毛匪澤東的會晤，亦不例外。匪方一致強調反對美國對蘇俄的「和解」政策，並堅持「反霸鬥爭」，美方則重申美國將抵制霸權主義，強調

將權力「避免不必要的對抗」、「不威脅第三國的安全」，認為應各行其是。雙方各執一詞，毫不相讓。

首先，喬匪冠華於十月十九晚在為季辛吉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祝酒時說：「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世界各種基本矛盾都在激化，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嚴峻的現實不是什麼緩和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而是新的世界戰爭的危險正在加劇。我們不相信有什麼持久和平，客觀規律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對霸權主義，只有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從不切實際的幻想出發，把希望或者願望當作現實，並從而採取相應的作法，都只能助長擴張野心，導致嚴重的後果。……面對日益增長的戰爭危險，『我們』（共匪）的根本方針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好一切必要的準備」。季辛吉在祝酒時說：「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奉行適合於自己境遇的政策，正如我們已經在上海公報中所聲明的那樣，美國將抵制霸權主義，但當它能避免不必要的對抗，而又不威脅第三國的安全的時候，美國將盡一切努力去做。根據這一政策，我們將以事實而不是以強辯來作我們的行動指針」。

其次，毛匪澤東於接見季辛吉長達一百分鐘的會晤中，其大部份時間，亦集中於共匪反對美蘇「和解」與反對「霸權主義」的討論。據外電透露外交界人士說：毛匪曾警告美國與蘇俄「和解」政策的危險，毛匪認為蘇俄在西歐及亞洲進行侵略，「和解」對美國無利可圖。當毛匪談及

與蘇俄「和解」的危險時，語調轉趨強硬。但季辛吉當即向毛匪表示，「和解」符合全球和平的利益，而且「和解」並未傷害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對毛匪的批評和警告，率直加以反駁。

由上述美匪針鋒相對的情況，應可明瞭美匪之間對美俄的「和解」問題，確有極不同的歧見，共匪根本否定「和解」政策，既不承認過去的「和解」已經有任何成就，更不相信「和解」會達成持久和平。美國則仍堅持「和解」政策的立場，除說明今後仍將執行「和解」政策外，同時希望共匪尊重美國的看法，才能培養美匪雙方的關係。這一分歧事實，事後季辛吉於十月廿三日在東京接受美國三大電視網記者訪問，答覆有關美匪對「和解」問題時透露稱：「美國與中共對和的含義，確有相當嚴重的歧見，因這有一機會，我們就表明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顯然，『他們』（指共匪）也說明『他們』（指共匪）的意見，然而我們也不忽略我們都反對擴張主義這個事實。我們或許對如何抵抗它，或是否可能緩和這種情況有不同的看法，美國並沒有這種幻想。如果擴張主義存在，我們有許多抵抗它的國際義務」。

從基本上看，共匪近年不惜在表面上改變它以美國為「頭號敵人」的態度，與美國進行勾搭，主要動機是企圖利用美蘇矛盾，製造世界各地動亂形勢，以便擴大與升高美蘇的對抗，並企圖利用美國，抵抗蘇俄的壓力，進而挑起美國與蘇俄進行核子大戰，造成兩敗俱傷，使空得以從中坐收漁利。因此，美蘇矛盾的和緩，世界各地區

動亂的降低，共匪都深感不安。因為美蘇關係如果改善，共匪不但無法利用美國與蘇俄抗衡，且將根本喪失它在美蘇之間，施展縱橫捭闔伎倆的機會，對匪將是極大不利。共匪為期轉變此一情勢，故對此次季辛吉來訪，在雙方會談中，以其作為商談的主題，採取欲縱故擒手段，提出反對美國與蘇俄進行「和解」的主張，迫使美國改變政策，以遂其離間美蘇關係的陰謀。

其實，共匪反對美蘇「和解」，乃其「反霸鬥爭」的主要環節。它的「反霸政策」，早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匪黨「十大」即已確定，匪黨「十大」新黨章第一章「總綱」中，即標明「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這一政策比之一九六九年四月匪黨「九大」黨章第一章總綱「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三反政策」，有其極大的改變。「三反政策」是既反美又反蘇，「反霸政策」也是既反美又反蘇，但「三反政策」是把美蘇作為兩個不同目標來反，而「反霸政策」則是把美蘇作為一個目標來反。美蘇既是共匪的「敵人」，共匪就無分軒輊的反，有人認為今天共匪着重攻擊蘇俄而較為放鬆美國，是把蘇俄作為主要「敵人」，而把美國作為次要「敵人」。其實，共匪為了執行「反霸政策」，必須反對美蘇「和解」，也就是說，共匪必須同時反對美蘇，也許在戰術上有先後之分，在戰略上却無主次之分，這是我們對共匪「反霸政策」應有的認識。喬匪冠華所稱「對霸權主義只有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從不切實際的幻想出發，把希望或者願望當作現實，並從而

採取相應的做法，都只能助長擴張野心，導致嚴重的後果。」這一段話，表面上可能是共匪用以勸告美國不要在美蘇「和解」中對蘇俄讓步的說詞，而實際上也是共匪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宣示其挑戰的決心。季辛吉雖自作聰明而且自認為「有豐富的經驗」而「不致混淆辭令和現實、戰略和戰略」，却仍假裝糊塗的承認「美國將抵制霸權主義」，這就是說，美國將抵制「蘇俄的霸權主義」，殊不知「對霸權主義只有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的共匪，對於「美國的霸權主義」也並不能加以容忍，如果美國以為共匪所說的「霸權主義」是專指蘇俄而並不指美國，那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總而言之，共匪反對美蘇「和解」的目的是在「反霸」，也就是反對美蘇之間可能達成「均勢」，在共匪的字典中，「均勢」就是「霸權」，共匪反對「霸權」，所以也反對「均勢」。季辛吉已經注意到美國與共匪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歧異，也能夠辨別「辭令與現實」的不同，可是我們希望季辛吉能進一步瞭解共匪所使用的「辭令」的含意，不容「混淆」，否則，像「美國將抵制霸權主義」的說法，正如喬冠華所說必將「導致嚴重的後果」。

再深一層看，世人今日對於季辛吉「和解政策」最後的結果，多表懷疑。其疑慮的焦點在於「均勢」的運用必有極限，其所欲藉以締造和平者，相反地亦可能導致戰爭；且蘇俄與共匪的本質（意識型態及最高戰略目標）上均為美國之敵，在「均勢」運用中，無論扶匪抑蘇或扶蘇抑匪

，均有利於匪俄實力之增長。一旦此「均勢」運用臻於極限，美國均將面臨以一對二的劣勢；又何異於養虎自噬。何況匪俄今日之分而難合者，乃基於實力懸殊，此亦共匪所以有求於美國之故。倘匪俄實力經美國「均勢」制衡的過程而日趨平衡，則其復合的可能性必尤大於今日。然而今世任何人可得對季辛吉「和解政策」加以批評，獨共匪絕無批評的餘地。若喬冠華所云「和解」不能以幻想為基礎，不能以希望代替事實，乃至於以張伯倫喻季辛吉，以慕尼黑喻赫爾辛基會議。真乃無以名之，名之為盜賊相嘗，各揭其惡。季辛吉和所有世人均不難設想：倘對蘇「和解」為失算，對共匪「和解」又何嘗不是失算？迄今為止，美蘇「和解」，在歐洲與中東問題上，在限核禁核問題上，畢竟不能謂其毫無成就，或至低限度總還有相當的進展。最近，美國以糧食（每年六百萬噸）交換蘇俄石油（每年一千萬噸）的談判基本上已獲協議，對於對抗產油國的壟斷勒索應不無裨益。然則美國對共匪「和解」的成就安在？對美國所產生的實際利益又安在？世人在當前國際事務上所能看到的是共匪曾未絲毫改變其反美的立場，即迄今（一九七五）年聯合國大會所涉及的問題而論，美匪之間無不針鋒相對，事實勝於說辭與詭辯，今日所謂美匪「關係正常化」，只建立在對共匪絕對有利的基礎之上，至於共匪之對美國，充其量不過用作離間美蘇「和解」之一項政治與心理的一種手段而已。

季辛吉這次訪匪，在與毛匪澤東、鄧匪小平、喬冠華的多次會談中，在國際問題特別是美蘇「和解」問題上，既拒絕了共匪的觀點，說明了共匪

妄圖破壞美蘇關係和進而挑起美蘇衝突的陰謀已完全落空。因此，我們相信美國在洞燭共匪處處以美國為敵詭謀之餘，決不會墮入共匪的反蘇國際統一戰線的陷阱。

叁、美匪之間基本分歧

次就美匪關係而言，雖然此次季辛吉訪匪與匪偽頭目會談在極不和諧中進行，但美匪關係的推展，仍然成為雙方討論的主題。

僑外長喬冠華在十月十九日設宴歡迎季辛吉一行祝酒時曾稱：「總的說來，這幾年『中』（匪）美關係是有發展的，『中』（匪）美兩國社會制度不同，兩國的政策存在着根本分歧，但在當今這個動亂的世界形勢下，或們雙方還是有共同點的。只要我們雙方都能在實際行動中認真遵循『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就有理由相信，『中』（匪）美關係會繼續得到發展。……就『中』（匪）方面而言，我們將一如既往，根據『上海公報』的精神，為推進『中』（匪）美關係作出自己的努力」。季辛吉在祝酒時亦稱：「我們之間的分歧是很明顯的，我們的任務不是去加劇這些分歧，而是要使我們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推進我們的關係。這樣的關係會加強我們每一方，它不會威脅任何人」。又稱：「福特總統不久就要到『中國』（匪）來，他的意圖是要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加強我們的關係」。

十月廿二日，季辛吉在答謝宴會款待匪方官員所作祝酒辭，復對美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和對匪立場又進一步加以闡明說：「我們都是完全依

靠自己而不需要什麼保證，都有豐富的經驗而不致混淆辭令和現實、混淆戰術和戰略。我們結束了彼此隔離的狀態，是由於我們認識到了我們的利益，我們將加深這些認識，來增強我們國家的關係，我們將尊重彼此對我們國家利益的看法，來培育我們的關係」。喬冠華在祝酒時也說：「昨天、毛澤東『主席』會見了季辛吉國務卿，並在友好的氣氛中就廣泛的問題進行了談話」。在過去幾天裡，我們雙方就當前國際形勢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和「匪」美關係，坦率地交換了意見。通過會談，我們對彼此的觀點有了更清楚的了解。這是有利的對我們雙方都重申『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並表示將根據這些原則促進『中』（匪）美關係的發展」。

然而，我們從季辛吉上述言論加以分析，對於美國今後推行美匪關係所持的立場，應能加深一層新的認識。季辛吉所稱「我們將尊重彼此對我們國家利益的看法，來培育我們的關係」，實具有莫大涵義，這即表明不能犧牲單方的利益，謀求雙方關係的發展。也即是說：美國今後與匪交往，不能犧牲美國的利益，必須堅守原則，符合美國的政策，決非共匪所能左右。這無異暗示現階段的美匪之間業已產生一股逆流，而這股逆流正在與時俱增，決非一朝一夕之間所能解決。

肆、美匪關係的低盪

從事實上看，自進入一九七五年以來，美匪齟齬事件頻頻發生，雙方關係實已漸趨低潮。年初共匪取消購買農產品貿易合同；三月美國取消

共匪雜技團前往訪問；九月美國市長訪問團取消訪匪之行；十月共匪抗議美國容許西藏社團在美國活動，此等重大波折，均為美匪關係逆轉之事實證明。茲分述如下：

一、共匪自食取消貿易合同苦果

美匪發生勾搭關係，因素固多，但為發展雙方貿易，實乃其中因素之一。美國政府官員和商人，總以為中國大陸面積廣大，人口眾多，必定是一個極好的市場。但是三年以還，事實證明他們的看法，只是一種錯覺與幻想而已。在這三年之中，美匪貿易固有增加，然僅是曇花一現。據美國商務部發表統計，美匪貿易一九七一年為五百萬美元；一九七二年增為九千五百九十萬美元；一九七三年增至八億零五百一十萬美元；一九七四年再增為九億三千三百八十萬美元。但到了一九七五年則趨下降，美商務部統計一至九月僅為一億九千九百四十萬美元。較一九七四年同期之七億四千九百二十萬美元，減少五億四千八百七十萬美元。

美匪貿易的實質，美商務部曾有詳細分析，一九七一年的五百萬美元，悉為共匪向美國輸出；一九七二年的九千五百九十萬美元，其中美國向匪輸出為六千三百五十萬美元，匪向美輸出為三千二百四十萬美元，美國出超三千一百一十萬美元；一九七三年的八億零五百一十萬美元，其中美向匪輸出七億四千零二十萬美元，匪向美輸出六千四百九十萬美元，美出超六億七千五百三十萬美元；一九七四年的九億三千三百八十萬美元，其中美向匪輸出八億一千九百一十萬美元，匪

向美輸出一億一千四百七十萬美元，美出超七億零四百四十萬美元，總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的美匪貿易，匪方逆差高達十四億美元之鉅。共匪近年赤字累累，外匯奇缺，竟不惜以如許偌大逆差，耗費如此大量外匯，以進行對美國貿易

，實是貯有莫大陰謀，乃是企圖藉此誘使美國商人入彀，冀期其影響美國政府與匪簽訂兩國政府間商務協定，並給予共匪以關稅最惠國待遇，以利用其對美貿易之擴展。但共匪此一陰謀，至今（一九七五）年初，顯已遭受挫折。爰年初福特總統曾簽署一項新貿易法案，該法案授權總統有條件地賦予共產國家最惠國關稅待遇，這些條件包括雙方簽訂商務協定以及該共產國家保證允許自由移民。對於共匪，在這些條件以外，還要加上雙方解決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所凍結的財產問題（按其中美國被共匪凍結存於大陸匪區約二億美元，共匪被美國凍結約八千萬美元）。事實上，共匪近年所表現於事實者，並無意在與美國的政治關係有進一步發展以前，先解決凍結財產問題，因之雙方也無法簽訂商務協定，共匪的輸美貨品也就一時無法享有最惠國關稅待遇。職是之故，共匪認為必須另覓途徑，企圖在政治上加以抵制，於是乃在本（一九七五）年年初，先則取消向美國訂購九十萬噸小麥的合同，隨後又取消了黃豆與棉花的貿易合同。共匪之所以如此，就是藉此刺激美國商人，冀其影響美國政府，以求給予匪方最惠國關稅待遇之解決。不意共匪此一企圖完全落空，區區幾億美元對美國外貿毫不發生任何影響。據美國專家估計，共匪即使享有最惠國

待遇，其對美國因此而增加的輸出，也將只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之間，對於整個對美貿易中，共匪所負擔的逆差並無很大的助益。基於這許多因素，美國政府官方估計，共匪與美國貿易最多只能佔其整個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而預計到一九八〇年時，雙方貿易總數才能達到十四億美元，也就是美國與中華民國在一九七四年貿易量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見大陸匪區市場對美國外貿之有限。

由於共匪之估計錯誤，盲目取消購買美國農產品貿易合同，乃使原已逐年上升的對美貿易，因以陡然下降，自食苦果，固非始料所及，殆亦咎由自取。

二、共匪對美文化滲透陰謀畢露

共匪一貫以文化為其政治服務，所謂「文化交流」原是共匪對外統戰的一種手段。我敵後工作單位自匪區蒐獲匪昆明軍區「形勢教育」文件中指出：「『我國』（共匪）利用已經打通的美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渠道，派乒乓球隊、雜技團、科學工作者代表團到美國，做美國人民的工作，……只要我們耐心積極地工作，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會同美國革命運動的實踐結合起來，加速美國革命的進程」。共匪對美這種文化滲透，美國現已漸加提防，故其對共匪訪美的藝術團體，從其節目安排與演出的每一環節，業已特別注意。

今（一九七五）年的一個共匪「藝術團」，原計劃於三月下旬至四月下旬訪美在美國各大城市演出。早在數月前由美國的「美」「中」（匪）

關係全國委員會出面安排，並由匪駐華府「聯絡處」向美國務院交涉批准。但旋經該「聯絡處」向「美」「中」（匪）關係全國委員會提出的節目單中，悍然有「台灣同胞——我」（匪）的骨肉兄弟」的歌曲演唱，該會認為共匪的這首歌曲完全脫離文化藝術範圍，完全是一種政治宣傳，有失文化交流意義，因而報呈美國務院處理。美國務院官員要求將此一節目剔除，但為共匪所拒，於是國務院有關單位作成建議，經季辛吉批准，決定對匪「藝術團」訪美無限期延展，美國務院採取此項斷然措施，毅然予以取消，則為美國防止共匪文化滲透之有力明證。

共匪「新華社」於四月二日發表偽「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偽「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的談話稱：「『中國』（共匪）藝術團演唱這首歌曲完全是無可非議的，……美國政府在『上海公報』中同意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方如果不是從『上海公報』後退，就沒有理由反對『中國』（匪）藝術團把這首歌列為預備曲目。由於美方堅持其違背『上海公報』精神的無理主張，『中』（匪）方只能同意無限期推遲『中國』（匪）藝術團的訪美」。最後並表示「『中』（匪）方決不拿原則做交易」。綜觀共匪這篇無理取鬧的「談話」，實是無恥已極。

自一九七一年美匪發生勾搭關係後，共匪對美進行「文化滲透」至為積極。曾以「文化交流」為名，誘使美國若干學術界、文化界、藝術界、新聞界人士前往大陸匪區訪問，同時匪亦派遣不少文化團體往訪美國，但美匪「文化交流」是

極不互惠的，共匪的訪問人員，可在美國任何地區進行活動，而美國的訪匪人士則處處遭受限制，毫無行動自由。此一情勢，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大學國際研究所主任華克教授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在紐約華道爾夫—奧斯托利亞大飯店的「中美關係座談會」上發表一篇題為「美國與中共打交道必需小心謹慎」演說中曾有具體事實加以列舉：「中共於一九七四年度在華盛頓舉行『出土文物展覽』時，首先拒絕准許以色列、韓國及南非的代表參加為新聞界舉行的預展，這項預展因此被迫取消。但這干涉了美國新聞界的新聞自由。一九七五年一月號的『美術雜誌』曾為反對此事予以抨擊」。

「北平在與美國的新關係中，再度表現其『帝國主義者』的目的，是依照共匪的政治立場，以對待往訪的美國人員。舉例來說，耶魯大學一九七四年的一個訪匪團體，其中三人在政治上是反對派，結果被中共取消訪問資格」。

「就那些來往訪問過中共的人士，或常駐北平的美聯絡處人員來說，我們與北平的新關係也是一面倒的。中共在華盛頓的聯絡處人員發現他們可以充分的、容易的接近新聞界、國會和我們開放社會中的其他代表，這與北平美國人員所享有受到限制的接觸完全相反。舉例來說，美國新聞總署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署長威廉·巴耶夫一九七四年夏天訪問北平時，竟沒有和一位負責的中共官員作一次單獨談話的機會，他在困擾中，便提前結束了這一次重要的訪問」。

「北平有時候在互惠基礎上表現其粗俗的意

圖，對自由世界的出版物不予檢查，例如，哈佛大學的一個訪問團因為該校教授費正清在所撰的一篇文章中，討論到中共大陸上強迫奴工營的問題，而被取消了在中國大陸的訪問。中共官員甚至對美國與中共打交道的私人團體的分支機構也想要以檢查。

「『美』中」(匪)人民友好協會」遍佈全美，截至一九七五年二月已有四十六個，並正在擴大發展中，現已成爲分發中共宣傳資料的中心。其分支機構則可在不受批評之下，製造各種資料，任意分發，而這些資料來自設在三個地區的總部，他們安排放映由中共供應的電影片，和熱烈支持中共的份子作演講，這些人就有優先機會訪問中共大陸，作爲酬庸，這不是任何一個敢於批評中共的學校教職員可能享有的。如果要問他們在中共大陸上的類似組織是否也可獲得准許分贈美國的宣傳資料，放映美國建國二百年紀念的影片，或贊助在中共大陸爲改善匪美兩國人民的了解的人組團訪問美國等，都將是不禮貌的事。

其次，「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對匪美文化交流也發表同樣評論，認爲「美國沒有充份享受互惠」。評論指出：共匪出版的刊物，可以在美國自由發行，但美國的報紙雜誌，却無法進大陸匪區，這是顯然的平衡。根本違反「互惠互利的原則」。該「評論」進一步指出：即使共匪讓美國報刊進入中國大陸，那也沒有什麼「互惠互利」意義。因爲：美國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大陸匪區則毫無自由可言；其次，美國「市場」自由買賣，大陸匪區根本無「自由市場」，僅此兩端，

即可明見民主國家與共匪「文化交流」，即使共匪「開放」，也是絕對不平衡，沒有「互惠互利」可言。

華克教授所提例證，以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評論」，正說明共匪對美國的「文化交流」的「極不互惠」現象，同時也表現共匪對美國的「文化交流」，實際就是對美國的文化滲透。

三、美匪勾搭的逆流

共匪笑臉外交所隱蔽的政治陰謀，已漸被廣大的美國人民所洞悉，此可從一九七五年九月間美國市長會議嚴正宣佈由十四位市長組成的訪問團取消中國大陸之行而得到具體證明。美國市長訪問團之所以在啓程之前決定取消訪匪，乃種因於共匪駁回了波多黎各聖胡安市市長巴斯羅的訪問申請，而引起了全美市長會議的公憤所致。原來波多黎各自一八九八年起，即成爲美國的託管地，多年來共匪曾積極煽動該地社會主義黨進行獨立運動，此次參加美市長訪問團的聖胡安市市長巴斯羅，偏又是主張波多黎各與美國合併，成爲美國的一州，由於這種政治複雜因素，匪方乃拒其前往訪問。美國市長代表團以匪方對往訪之組成份子，加以刁難，故而採取斷然措施，取消其訪問之行。爲此，僞「人民外交學會」於九月十六日就美方取消訪匪一事，發表如下評論：「根據『中』(匪)美雙方商定的一九七五年雙方交流計劃，美國市長代表團原定於九月份來『中國』(匪)訪問，由『中國』(匪)人民外交學會負責接待。在收悉美方提出的代表團正式名單中包括波多黎各聖胡安市市長後，『我們』(匪)本着

協商的精神向美方提出，由於波多黎各的特殊情況，聖胡安市市長參加美國市長代表團訪『華』(匪)是不合適的，『我們』(匪)不便接待，請美方改換他人。『我們』(匪)本來期望美方能以換人的辦法繞開這個問題，使美國市長代表團訪『華』(匪)得以如期成行。可是，美方不僅無理堅持自己的主張，拒不換人，硬要把『中』(匪)方不能接待的立場強加於『中』(匪)方，現在更進而發表公告，片面宣佈取消這一訪問，並對『中國』(匪)當局進行無端指責，對此『我們』(匪)只能表示遺憾。美方公告指責『中』(匪)方把代表團的訪問與波多黎各地位問題聯在一起，把政治因素帶入民間交流，不符合『上海公報』的精神，這只能視爲自我辯解的遁詞。……美方總應清楚，在國與國之間進行人員交往，一方提出人選理應徵得對方同意。如果認爲只要一方提出人選，另一方就必須接受，這是強加於人。在『中』(匪)美兩個主權國家之間堅持這種主張，顯然是不適宜的，不符合『上海公報』的精神。『我們』(匪)相信，只要美方能夠按照『上海公報』的精神行事，美國市長代表團訪『華』(匪)之行總是可以實現的，今後『中』(匪)美之間的其他交流活動也會順利進行的」。

共匪「評論」所稱：「由於波多黎各的特殊情況」，很明顯的是指巴斯羅主張波多黎各與美國合併，成爲美國的一州，共匪則積極支持波多黎各脫離美國走向獨立而言。

然而，匪方的這一「評論」，措詞並不強烈

，祇謂「美方片面宣佈取消這一訪問，並對「中國」(匪)當局進行無端指責，對此「我們」(匪)只能表示遺憾」。尤其是「評論」的最後一段文字，「『我們』(匪)相信，只要美方能夠按照『上海公報』的精神行事，美國市長代表團訪『華』(匪)之行，總是可以實現的，今後『中』(匪)美之間的其他交流活動，也會順利進行的」。詞意溫和，實是對美國極盡拉攏之能事。

再則，這一「評論」是由偽「人民外交學會」署名發表，這顯示共匪對此一事件的處理，是採取較低的姿態，因為偽「人民外交學會」僅是共匪對外進行統戰活動的民間組織之一，這不但與偽「外交部」的「新聞司」發表的「聲明」有別，即其輕重之間，亦無法與匪黨經營的偽「人民日報」或偽「國務院」直屬的「新華社」所發表的「評論」或「述評」等相提並論。共匪將其視為一個孤立事件，未予擴大渲染，更顯示其現時正以全力取悅美國朝野，極圖增進美匪關係，業已昭然若揭。

四、共匪干涉美國內政的事證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共匪偽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就西藏達賴喇嘛在紐約設立辦事處、及西藏歌舞團將自印度前往美國表演，發表談話提出指責，而美國就此事亦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范塞立即駁斥，此為美匪勾搭今年的不愉快情況的又一低盪事件。

偽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發表的談話原文如下：「據了解，一個設在美國的所謂西藏辦事處不斷散發新聞公報，對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

國」(匪)進行種種誣蔑。公報上稱，這個辦事處是叛匪達賴的代表機構，已根據美國外國代表機構登記法進行了登記，同時其新聞公報也在美國司法部註冊。去年七月三十日，「我們」(匪)駐美國聯絡處曾就此向美國國務院提出交涉，指出這是不能容忍的，要求美方做出解釋並取締該辦事處。但是美方藉口要進行調查，拖而未復。據最近報導，一個所謂西藏歌舞團將於十月中到美國訪問演出。八月八日，「我們」(匪)駐美國聯絡處向美國國務院指出，美方對「中」(匪)方要求取締西藏叛匪辦事處一直不予置理，現又要把西藏叛匪歌舞團搞到美國訪問演出，這是違背上海公報精神的；重申要求美方取締該辦事處並採取措施制止該歌舞團去美活動。但是

九月廿四日，美國國務院在答覆「我」(匪)方時公然聲稱，西藏叛匪的這些活動都符合美國的憲法和法律。十月八日，「我國」(匪)駐美國聯絡處再次向美國國務院申明「我方」(匪)原則立場，要求美方重新考慮自己的做法。但是，美方仍頑固堅持其無理立場，並再次以美國的憲法和法律為由拒絕處理此事。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西藏叛匪在美國的上述叛國活動，得到了美國政府的公開縱容和支持。美方這樣做是對「我國」(匪)內政的露骨干涉，是對「中」(匪)「美上海公報原則的公然違反……」。最後聲稱：「任何外國勢力妄圖利用達賴叛匪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也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在偽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談話發表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范塞立即拒絕該項指責，他在記

者招待會中稱：美國沒有關閉紐約市的西藏辦事處、及阻止西藏歌舞團訪美的合法理由和法律根據，中共的抗議顯然是中共對美國政治制度的誤解所致。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范塞這種給予共匪的答覆，表面似屬溫和，但實際是對共匪極為沉重的一擊。因為范塞的駁斥，是具有多方面的意義，第一、揭露共匪是一個十足專制的政權，沒有半點民主體制，沒有法律保障人民自由的權利，可以憑統治者的好惡，扼殺任何一個人、一個組織或者一項行動證明共匪所作的指控，簡直是無理取鬧，不值一評。第二、澄清「上海公報」的協議，祇是在原則上承認中國是統一不可分的，領土主權是完整的，但並未承認唯有匪偽政權纔是中國的合法政權，美國不受任何約束，尤其不受共匪的約束。其實，達賴的紐約西藏辦事處，正如偽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所稱是「已根據美國外國代表機構登記法進行了登記，……也在美國司法部註冊」，是一個合法機構，共匪竟要求美國予以取締，這明明是干涉美國內政，今反誣美國「是對「我國」(匪)內政的露骨干涉」，真是顛倒是非已極。

伍、美匪關係不致「突破」

季辛吉八訪北平後，稍後，美匪於十一月十三日同時發表「公告」，宣佈福特總統將於一九

七五年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五日前往大陸匪區訪問。

最近美國報刊對福特訪匪極予重視，紛紛加以評論。

美國「華盛頓明星報」近曾發表一篇社論，對福特訪匪是否有此必要，表示懷疑。該報認為福特此行可能創下旅途最長而成就最小的紀錄，因此該報勸告福特「如果福特所希望的只不過是與毛某交換幾句客套話和大嚼中國菜，則花費如許飛行時間，是極為不幸的」。

美國「新聞週刊」也說：福特訪匪可能只限於一連串的握手與祝頌，對於美毛關係的發展，不會有新的突破。該刊並以這次季辛吉在北平遭受「冷淡」接待的遭遇，對福特提出警告。

美國「時代雜誌」亦對此事特加渲染稱：在一次宴會上，季辛吉曾舉杯向毛匪和周匪「致敬」，但喬冠華却未舉杯為福特總統祝福，依一般外交慣例，喬匪這種傲慢無禮的態度，實係對美國元首和政府的公然侮辱，豈止「無禮」而已。

又據報導：鄧小平與季辛吉會晤時，口吻跡近教訓，而語氣有時十分惡毒。季辛吉以國務卿身份，遠越重洋，雖受到最冷淡的接待，也還可忍受下去，頂多帶回來「失望」與「煩惱」；但萬一福特總統的未來匪區之行，竟然也是最長的旅途、最冷淡的接待的話，則以美國元首之尊，遭到此項結果，則返國之後，便不止是「失望」與「煩惱」，其後果當不堪設想。

美國報刊的這種憂國謀國之心，我們非常讚

佩，相信福特總統對此必將熟慮深思，加以慎重抉擇。

福特總統入主白宮後，曾迭次宣佈決對中華民國履行條約義務，並聲明「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非常良好，美國關心並將繼續關心中華民國的安全與安定，美國認為與中華民國的關係非常非常重要」。福特總統以穩健反共著稱，我們相信，縱其訪匪成爲事實，在維護世界和平的基本上，並在大選前夕爲安撫保守派的政治立場上，對於美匪問題必不致作出戲劇性變化，縱使美匪關係有所推展，在各行其是、互相對立的情況下，也將極爲有限，不致有重大之「突破」。

美匪勾搭季辛吉北平之行紀錄

次別	時間	會談主要内容
第一次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十一日	宣佈尼克森訪大陸開始美毛對話
第二次	一九七一年十月廿日—廿五日	安排尼克森大陸之行討論東南亞情勢
第三次	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廿七日	隨尼克森總統訪問與姬鵬飛會談
第四次	一九七二年六月廿日—廿五日	簡報美俄高階層會議爭取北平同情結束越戰
第五次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十九日	宣佈成立「聯絡辦事處」
第六次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十四日	擴大「聯絡辦事處」討論遠東情形
第七次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廿八日	簡報海參崴美俄高階層會議
第八次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廿三日	安排福特大陸之行討論遠東及歐洲情勢

本刊歡迎
訂閱
投稿
批評
介紹！